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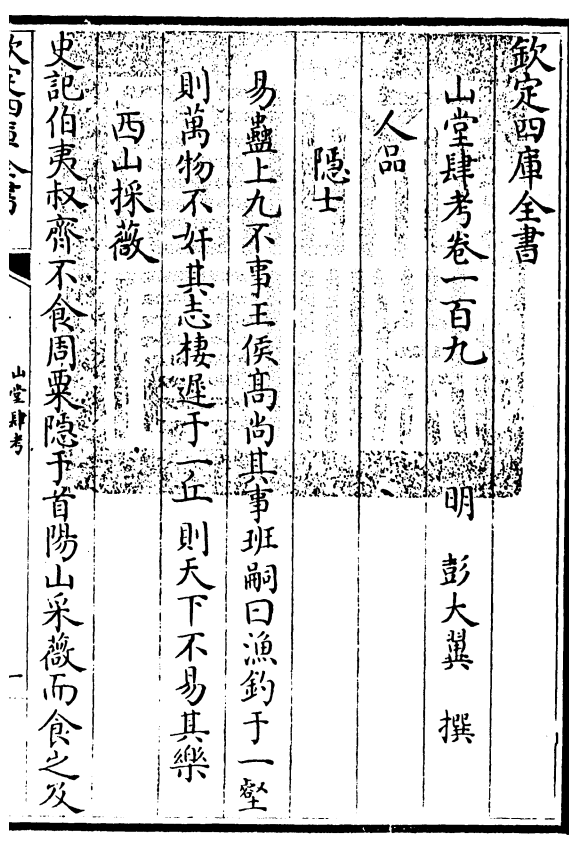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畢所諿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　　明　彭大翼　撰

人品

隱士

易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班嗣曰漁釣于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西山採薇

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

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將安歸矣吁嗟徂矣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東陵種瓜

召平廣陵人秦東陵侯也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東門世謂東陵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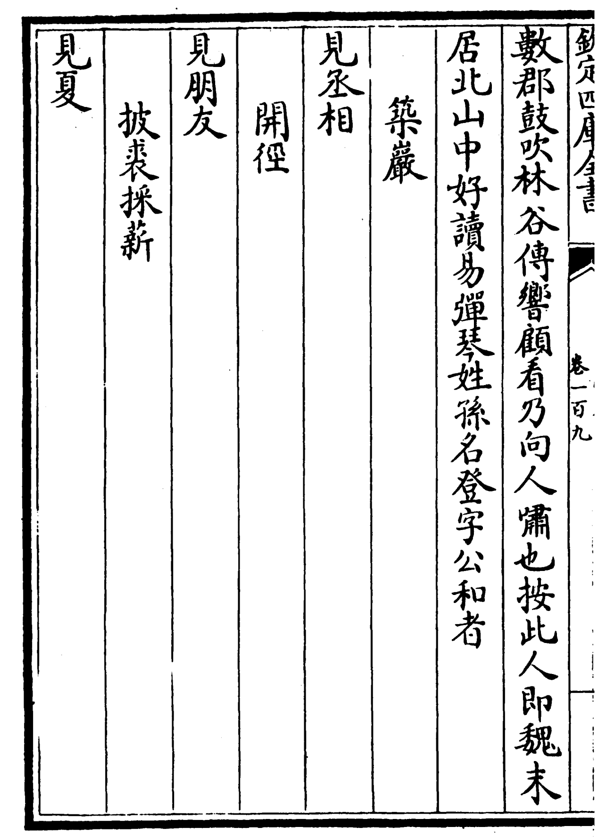
洗耳潁濱

見水許由居箕山以手掬水飲之人憐其貧以瓢與之

飲水飲訖挂瓢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為煩乃棄其瓢而飲

擁膝巖側

世說阮步兵嘯聞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因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上陳黄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復叙棲神運氣之術以觀之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嘈然有聲如



數郡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𪘨也按此人即魏末居北山中好讀易彈琴姓孫名登字公和者

築巖

見丞相

開徑

見朋友

披裘採薪

見夏

披裘拾穗

列子曰魏人林類年且百歲方春披裘拾遺穗於後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試往訊之子貢請行迎之隴端面之而嗟歎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欲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

反故死於是者安知其不生於彼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於昔之生乎子貢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指龜辭使

莊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號南華僊人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為

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掉尾於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

畫牛獻帝

梁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永明中脫朝服挂神武門止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遊及即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于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踰垣而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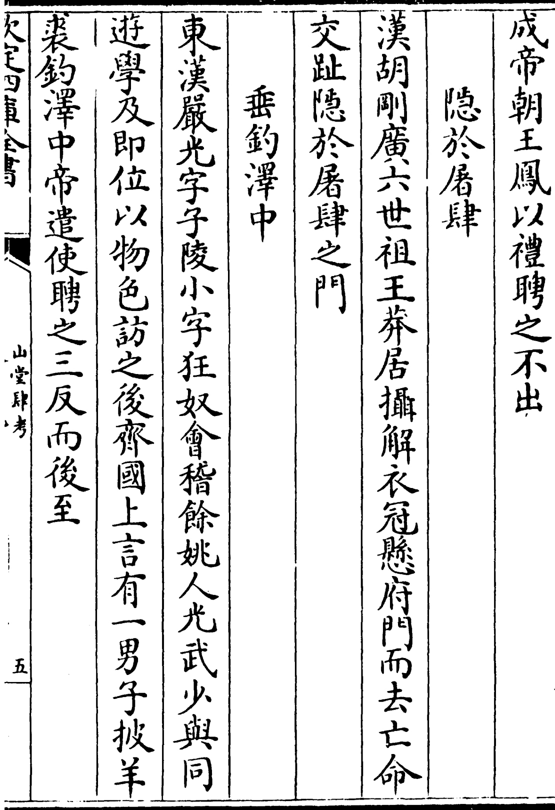
魏段干木有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文侯造其門踰垣而避之

鑿垣而亡

漢應劭曰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也一說作鑿坏而遁坏即垣也

耕於石巖

漢鄭朴字子真居褒邪谷中修身自保耕于石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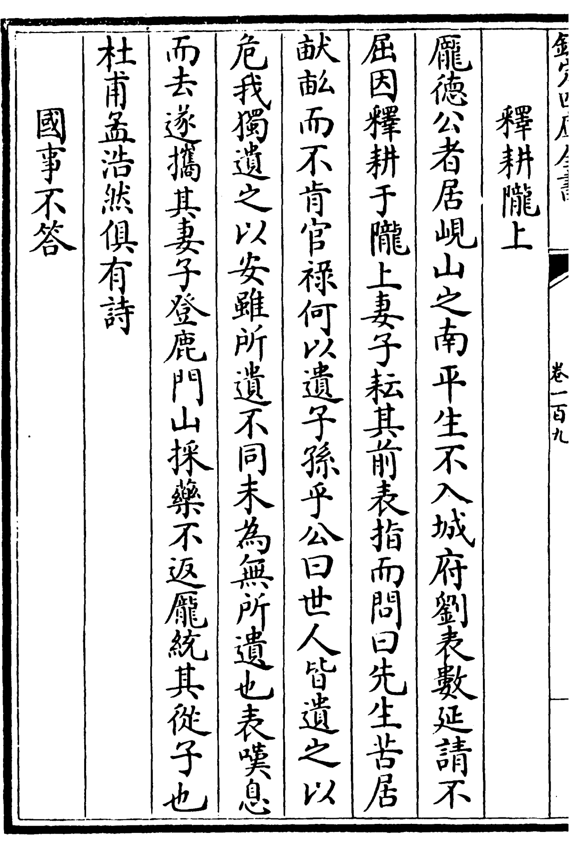
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出

隱於屠肆

漢胡剛廣六世祖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門

垂釣澤中

東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會稽餘姚人光武少與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釋耕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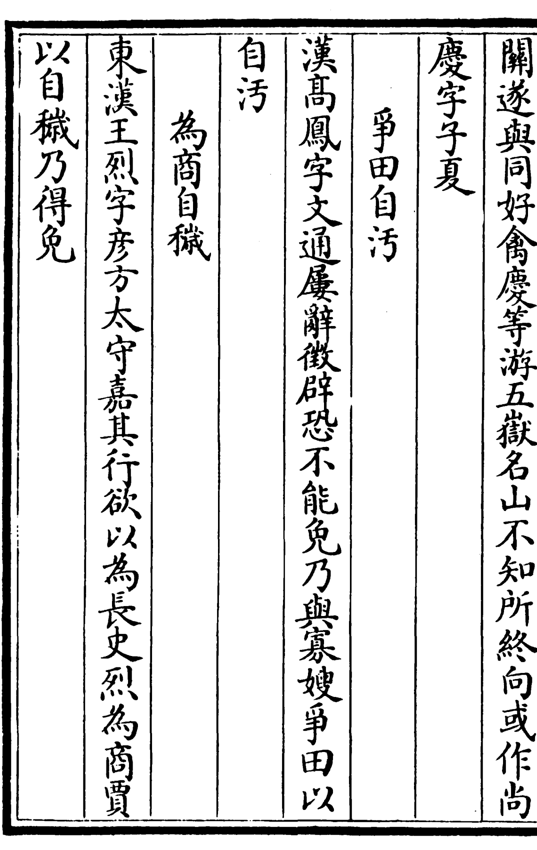
龎德公者居峴山之南平生不入城府劉表數延請不屈因釋耕于隴上妻子耘其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畆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龎統其從子也杜甫孟浩然俱有詩

國事不答

東漢徐孺子名穉豫章人初黄瓊教授于家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絶不與交至是瓊卒乃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有識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于是選能言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穉飲食之容因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時稱南州高士

家事勿關

東漢向長字子平讀易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建武中男婚女嫁畢勑斷家事勿復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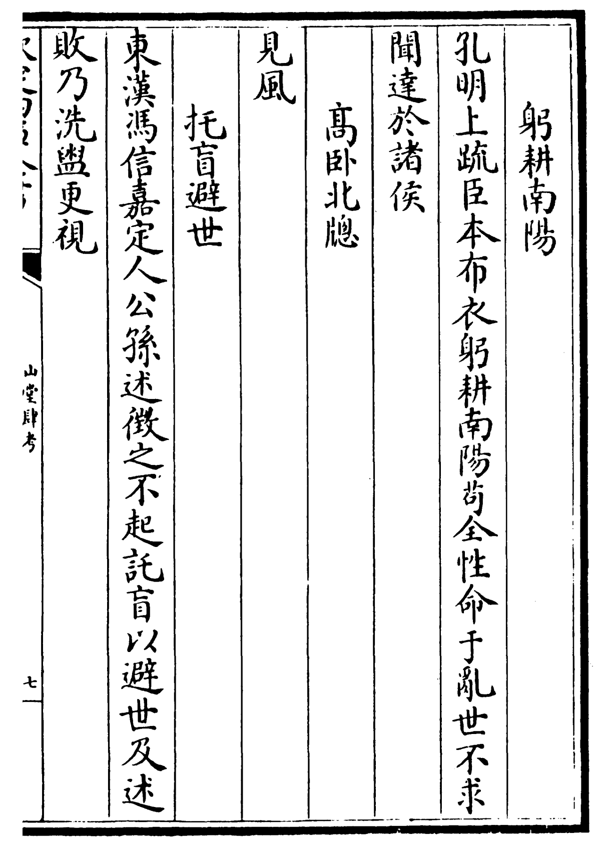
闕遂與同好禽慶等游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向或作尚
慶字子夏

爭田自汚

漢髙鳯字文通屢辭徵辟恐不能免乃與寡嫂爭田以
自汚

為商自穢

東漢王烈字彦方太守嘉其行欲以為長史烈為商賈
以自穢乃得免



躬耕南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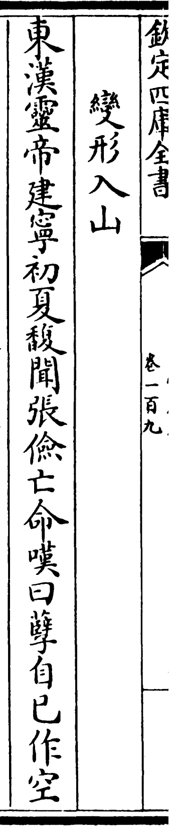
孔明上疏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高卧北牕

見風

托盲避世

東漢馮信嘉定人公孫述徵之不起託盲以避世及述敗乃洗盥更視



變形入山

東漢靈帝建寧初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已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髪變形入林慮山中隠姓名為酒家傭

袁閎土室

東漢靈帝時黨錮事起閎散髪絶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為户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

身十八年卒于土室按閎字夏甫

萬頃茅齋

裘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召為司直在朝賦詩曰
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
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夢一番風雨一番寒
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乞歸

為市門卒

見縣尉

稱山谷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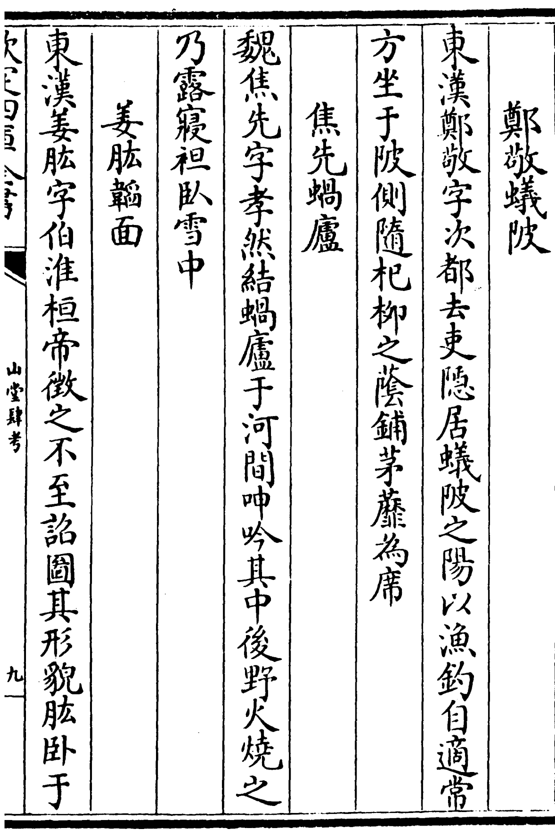
齊顧歡字景怡被高帝徵既至稱山谷臣

因樹為屋

東漢申屠蟠字子龍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君至為擁篲先驅卒有焚書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編草為裳

見立夏



鄭敬蟻陂

東漢鄭敬字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以漁釣自適常方坐于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藨為席

焦先蝸廬

魏焦先字孝然結蝸廬于河間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寢袒臥雪中

姜肱韜面

東漢姜肱字伯淮桓帝徵之不至詔圖其形貌肱臥于

幽闇以被韜面畫工竟不得見私告其友曰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遂逺遁海濵賣卜給食

索襲棲心

晉索襲字偉祖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于慌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内宅不彌畆而志在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逺莊

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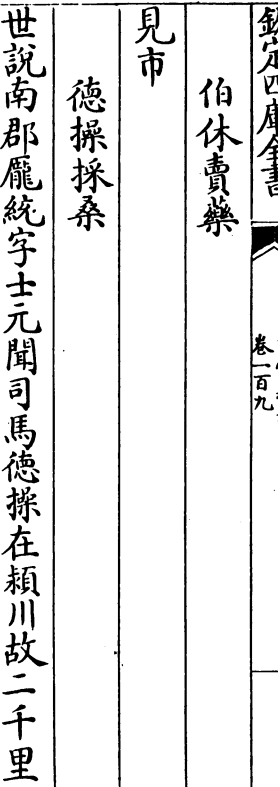
蓬蒿滿宅

漢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苔草沒堦

南北朝江湛舉王景元為吏部郎景元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因與湛告絶足不踰閾十餘年棲遟環堵之室苔草沒堦

按景元王微字



伯休賣藥

見市

德操採桑

世說南郡龎統字士元聞司馬德操在頴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採桑士元從車中謂曰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

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許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柄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在邊陲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漢濵老父

東漢桓帝幸竟陵過雲夢百姓聚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温異之使問焉笑而不答温遂下馬與言老父曰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昔者

聖王宰世茅茨不翦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何忍觀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伊川田父

唐郗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號伊川田父

法真逃名

東漢扶風法真博通内外圖典為關西大儒順帝欲致之四徵不出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

李渤索價見拾遺

身名並存

晉戴逵字安道孝武徵之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逃匿于吳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令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

心迹相幷

梁阮孝緒有高志張有道謂曰子迹隱而心難明請驗

之蓍龜既揲五爻曰此將為咸乃感應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曰象應實德心迹相并也

不拜榮顯

後魏賈景興棲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顯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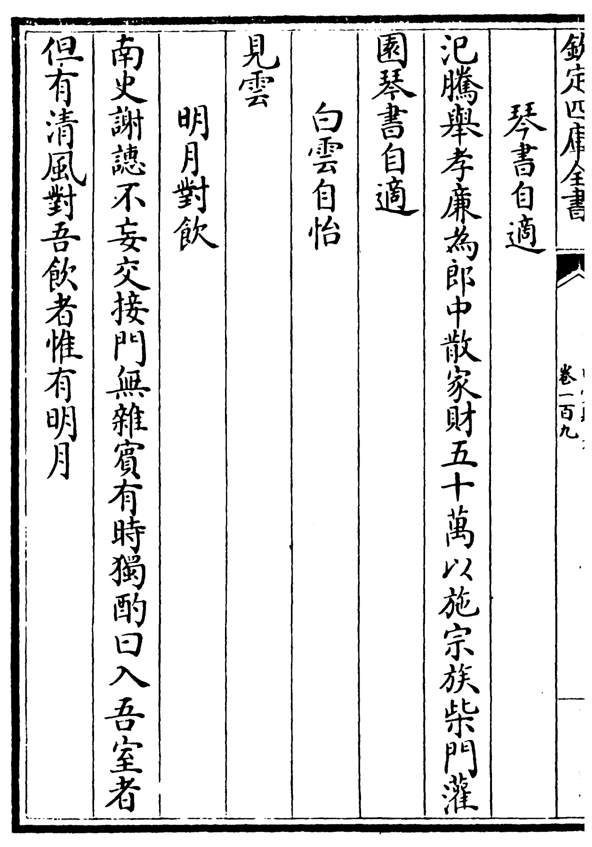
不樂京師

晉王右軍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

終焉之志

山水自娛

晉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至寓居會稽之東山以山水文籍自娛士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溫司馬于時人有餉桓溫藥草者中有遠志溫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



琴書自適

汜騰舉孝廉為郎中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

白雲自怡

見雲

明月對飲

南史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

逃入藍田

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内軹人見秦政暴虐逃入藍田山中作歌曰漠漠髙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逺吾將安歸駟馬髙蓋其憂甚大與其富貴而畏人不若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東園公姓輳名秉字宣明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綺李季姓朱名暉字文季甪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至陳留志所載又云東園公姓唐名字同上襄邑人居園中

因號焉夏黄公姓名字俱同上齊人隱居黄里修道因號焉角里先生河内軹人泰伯之後姓字同上名術又與上述字不同京師號灞上先生卻失綺李季

隱居白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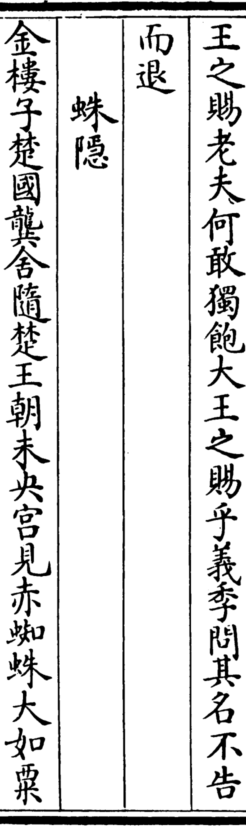
唐董威在洛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為衣號百結衣又甄濟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服其仁環山不敢漁獵採訪使苗晉卿表薦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

挂檄而逃

梁劉訏字彦度少懐隠操兄為聘妻尅日成婚彦度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彦度挂檄于樹而逃陳留阮孝緒與之交好

被苫而耕

劉宋衡陽王義季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故而駈斥老農也義季曰賢者也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内之民皆飽大



王之賜老夫何敢獨飽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蛛隱

金樓子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粟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嘆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歳月耶即挂冠而去人謂蜘蛛隱

鶴樓

李白送賀監歸四明詩久辭榮禄遂初衣曾向長生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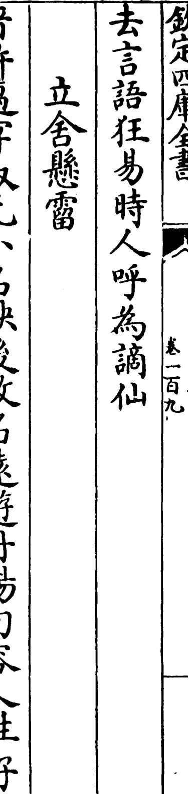
息機真訣自從茅氏得恩波應許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指鴻

晉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于臨松薤谷張天錫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呼鼠

會稽山有一人姓蔡者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即



去言語狂易時人呼為謫仙

立舍懸霤

晉許邁字叔元小名映後改名遠遊丹陽句容人性好恬靜不慕仕進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乃洞庭西門潛通五嶽于是立精舍於懸霤朔望歲時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遂徧遊名山

定居陸渾

唐元德秀字魯山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焉歲歉

庖厨不充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有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為高人所稱

漱石枕流

見石

棲丘飲谷

宋宗炳字少文南陽人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廬衡

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已至名山恐難徧識惟澄懐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

東晉末劉毅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棲丘飲谷三十年豈於王門折腰為吏耶

雲棲木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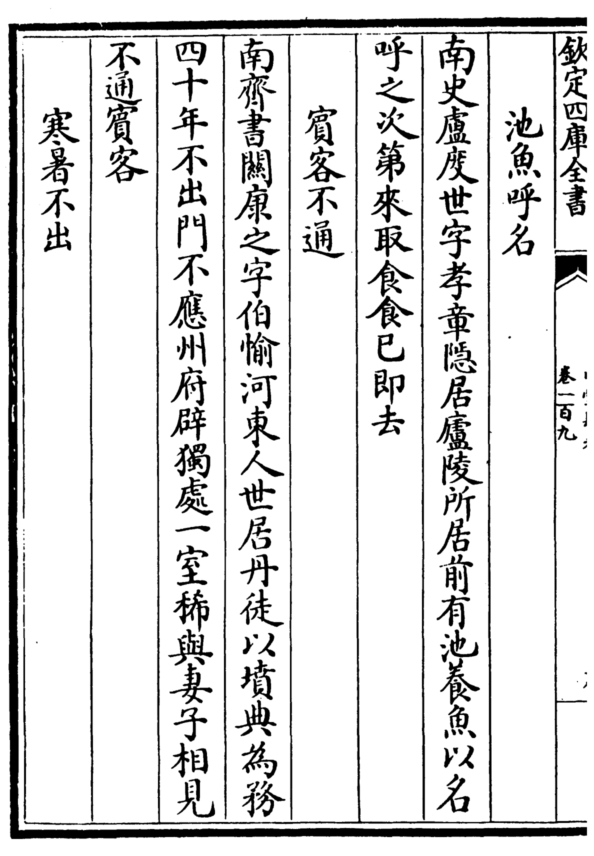
齊褚伯玉字元璩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娶婦入前門褚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滅景棲雲抗髙木食

鶴怨猿驚

齊周顒字彥倫隱鍾山立隱舍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再過此山孔稚珪字德璋假山神作文以卻之號北山移文其略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山鳥集掌

齊顧顯字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掌取食



池魚呼名

南史盧度世字孝章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巳即去

賓客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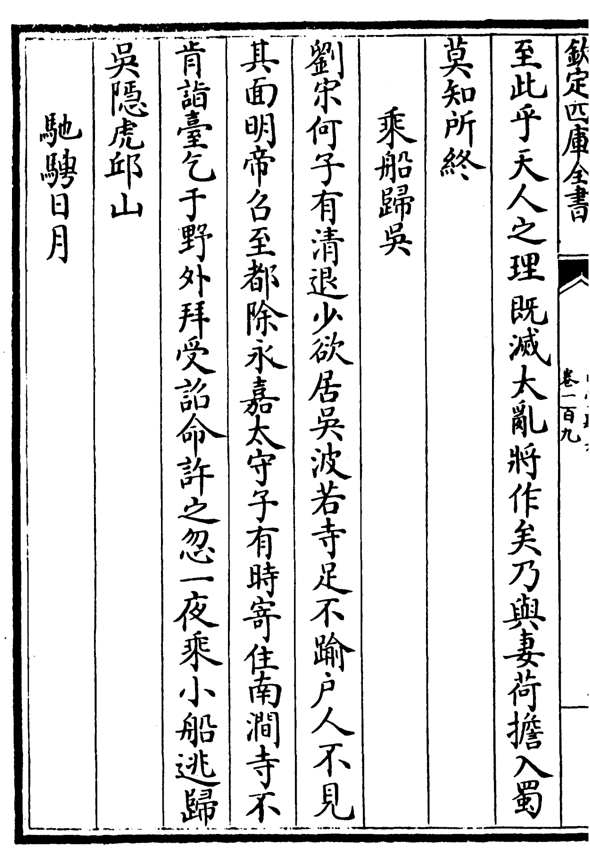
南齊書關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典為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

寒暑不出

北夢瑣言唐孔極侍郎朝回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暑不出風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荷擔入蜀

晉惠帝元康中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太后楊氏陳留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覩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孫殺祖父母子殺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



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乘船歸吳

劉宋何子有清退少欲居吳波若寺足不踰户人不見其面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有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于野外拜受詔命許之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虎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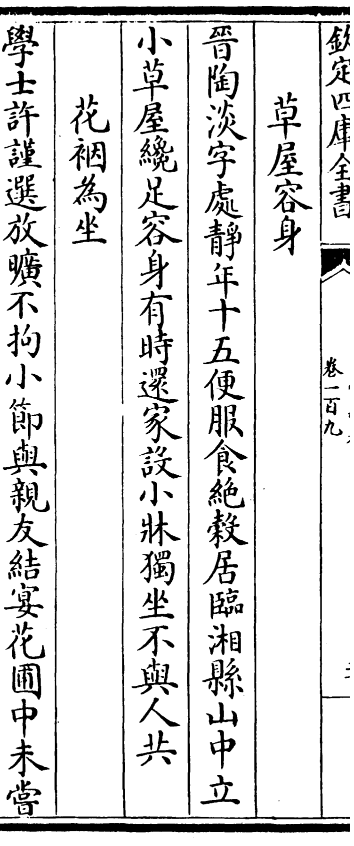
馳騁日月

齊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獨重之餉麥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桃帶林泉

周處士韋敻字敬遠尚志夷簡澹于榮利魏周之際十徵不出所居之宅桃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逸周明帝嘗貽以詩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賜號曰逍遥公

按此周是宇文周



草屋容身

晉陶淡字處静年十五便服食絶穀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纔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

花裀為坐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令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居清心亭

天寶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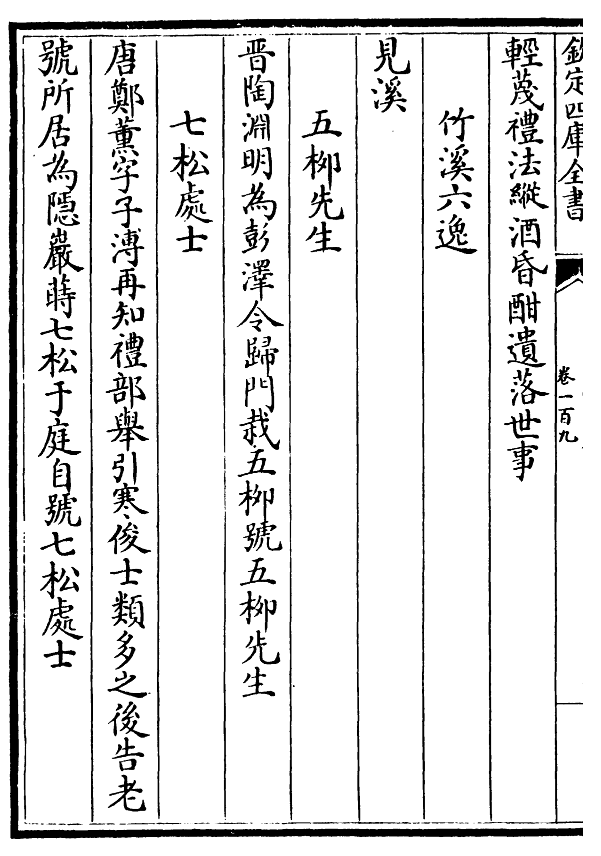
則有猿啼於庭下謂之報時猿

居履道里

唐白居易與弟行簡從弟敏中友愛晚年任意詩酒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創石樓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所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

竹林七賢

晉嵇康字叔夜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濤向秀瑯琊王戎沛國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虚無



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竹溪六逸

見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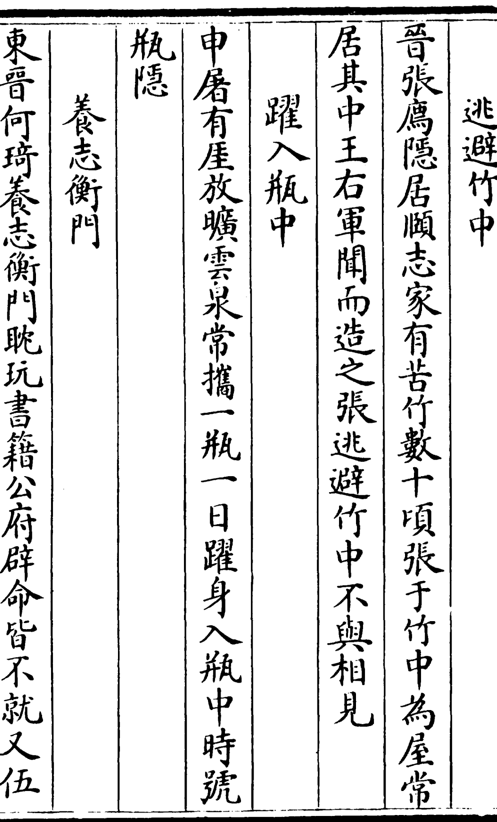
五柳先生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歸門栽五柳號五柳先生

七松處士

唐鄭薰字子溥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後告老

號所居為隱巖蒔七松于庭自號七松處士



逃避竹中

晉張廌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于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躍入瓶中

申屠有厓放曠雲泉常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中時號瓶隱

養志衡門

東晉何琦養志衡門耽玩書籍公府辟命皆不就又伍

朝字世明游心物外守静衡門

鏟跡民伍

唐孔巢父少力學永王璘稱兵江淮辟巢父為幕府不

應鏟跡民伍

勝賔

藝文類聚晉高士許遠遊乃雲霄之勝賔太虛之選客

逋客

逋客避世之隱士也北山移文請廻俗士駕為君謝逋

客又隱者曽爲朝廷禮聘而不起者謂之徵君一曰聘君

奴婢種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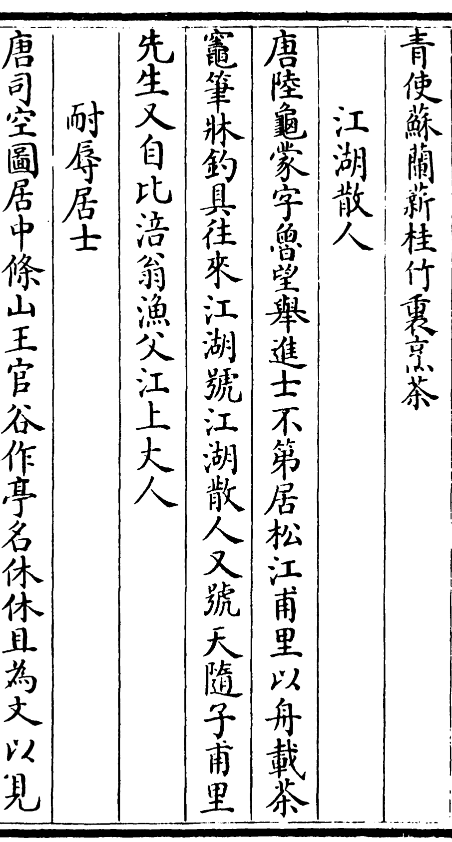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江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名士伐薪

邢和璞曾居終南山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馬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煙波釣徒

唐張志和字子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自號玄真子顔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為夫婦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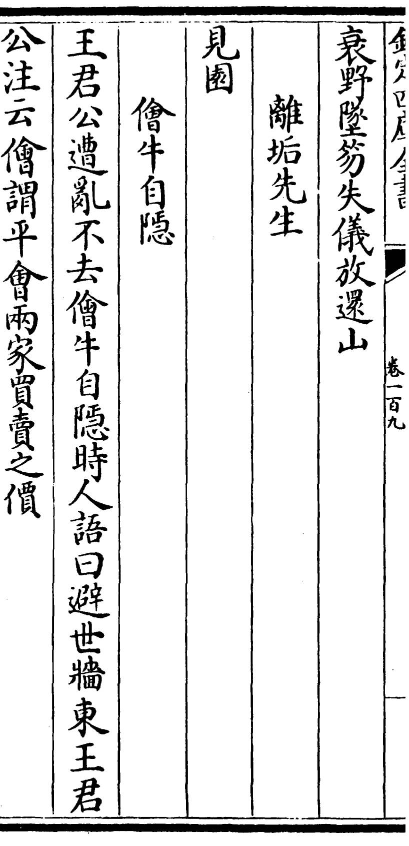

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江湖散人

唐陸龜蒙字魯望舉進士不第居松江甫里以舟載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號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又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耐辱居士

唐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名休休且為文以見志自號耐辱居士至昭宣帝天祐中以詔徵入見陽為



衰野墜㣂失儀放還山

離垢先生

見園

儈牛自隱

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注云儈謂平會兩家買賣之價

養猿自隨

唐李約德行旣優又有山林之致在湖州嘗得古鐵一

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自隨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桑苧翁

唐陸羽字鴻漸上元初隱苕溪自號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裴回不得意慟哭而歸人比今之接輿嗜茶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

扶搖子

五代周陳摶字圖南號希夷先生隱居華山雲臺觀多

閉門卧經月餘或至百日不起周世宗召至拜諫議不就所著有指玄篇及寓言釣潭等集又號扶揺子

量腹度形

南史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按敬微宗測字測居江陵欲游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耕雲釣月

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瑗遊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虎渡龍洲

宋張景荆州府公安人仁宗召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曰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鱉裙羮

妻梅子鶴

宋林逋字君復錢唐人少善詩不移榮利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與漁樵往來畜雙鶴縱之入雲霄歸復入籠中或遊西湖諸寺有客至童子放鶴則棹小舟歸真宗賜號和靖先生元至正間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於山構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為處士無家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構鶴亭以配之

與道士遊

唐王龜字大年從父起在河中乃于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又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氷敲其精瑩者煑建茗共賔客飲之

作樵夫拜

宋种放字明逸有别業在終南山豹林谷自號雲溪醉叟一日往見陳希夷作樵夫拜於庭下希夷挽而上之

曰君豈樵者耶二十年後當為顯官放曰某為道義而來官祿非所願也希夷笑曰君骨相當爾後因張齊賢薦真宗召為左司諫擕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賜第一區辭歸山

道服對談

宋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張呂作相更薦之不出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西京留守錢文僖公率僚屬往遊去延卿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

欣然延接道服對談頗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
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中牌府史牙兵
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幕下尹洙
指而告曰留守錢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
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進數杯
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
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
貴為何物耶因稱嘆累日按錢文僖名惟演字希聖

布袍長揖

宋魏野字仲先陜西人母夢引袂于月中承兎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真宗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絶意非民俗所居時野方教鶴舞俄報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帝遣使圖其所居覩之後冠萊公鎮洛凡三邀不至萊公暇日寫刺訪之野乃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

相得甚歡將别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當留為山家之寶

泉石膏肓

唐田游巖三原人永徽中隱太白山後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田東鄰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上曰先生在此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處于林泉之下以度歲月耳餘復何求按箕山在今河南嵩少之間

花木僚友

宋方孚若有隱操新居成劉后村賀以詩曰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即事權

小隱丘樊

白樂天詩大隱隱朝市小隱隱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

轉居窮僻

宋太宗淳化三年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人不喜

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轉運使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谷矣故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貴人與仕進世宦參看

家語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佩六印

史記蘇秦洛陽人說六國以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擬于王者諸侯各發使送之周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秦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垂三組

漢書楊僕宜陽人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歸家懐銀黄垂三組以誇鄉里

金張

漢金日磾字翁叔武帝拜為侍中頗信愛之封秺侯二子賞建昭帝時俱為侍中張安世字子孺宣帝時以定策功父子皆封侯安世三子千秋延壽彭祖是也史云自宣元以來金張之家七葉皆侍中漢代衣冠金張為盛

許史

漢書許廣漢封昌成侯女為宣帝后弟舜封博望侯延壽封樂成侯延壽子嘉封平恩侯嘉女為成帝后漢武

帝時史恭有女弟為衛太子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帝微時依史氏及即位而恭已死三子皆以外屬舊恩受封長子高封樂陵侯次子曾封將陵侯少子玄封平臺侯霍氏既衰諸領羽林及兩宫衛將悉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許髙之子丹字君仲元帝朝拜侍中成帝即位封武陽侯丹子二十人九為侍中四人封侯餘皆至大夫二千石又史云自宣元成哀以來外戚許史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極富貴丁傅謂丁明傅晏輩也

耿鄧

東漢耿弇字伯昭況之子光武時以建平齊策封好時侯父有疾兄弟六人皆衣青紫侍醫藥耿秉字伯初大司馬國之子弇之姪永元初與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封美陽侯秉弟夔與任尚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出塞五千里而還封粟邑侯從弟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永平中為戊巳校尉又拜騎都尉東觀漢紀耿氏自中興以後至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

與漢盛衰漢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有大志閨門甚嚴凡弟敬憚為張掖太守訓五子隲京悝弘閶是也女為和帝后史云鄧氏自中興以後累世寵貴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梁竇

東漢梁竦字叔敬明帝朝辟命交至並不就章帝納其二女為貴人生和帝梁商字伯夏竦之孫順帝選其女

為后拜商大將軍商居大位每存謙柔京師稱為良輔

商子冀字伯卓威行内外百僚側目一門三皇后六貴

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相尹校五十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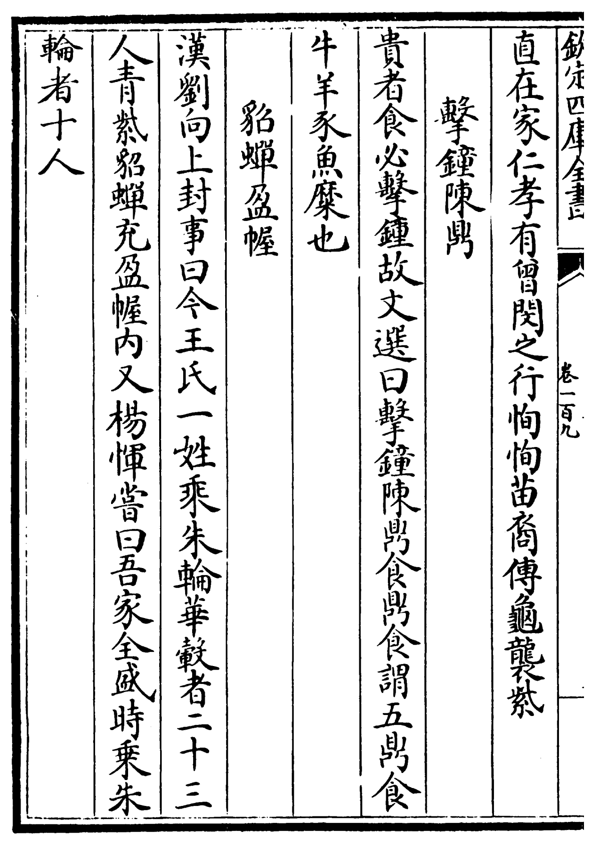
竇憲字伯度永元初拜車騎將軍擊破北單于封冠軍

侯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為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

執金吾瓌光祿勲

傳龜襲紫

東漢陰興識之弟也顯宗詔曰興輔導朕躬有周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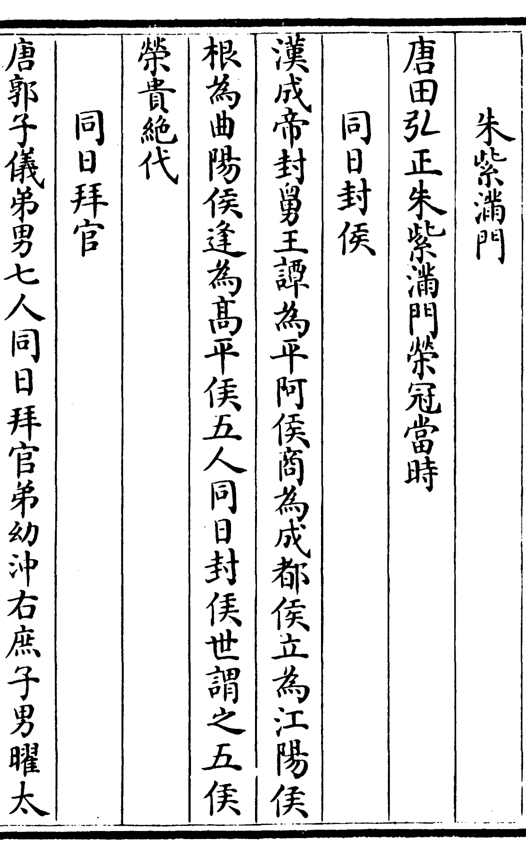
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恂恂苗裔傳龜襲紫

擊鐘陳鼎

貴者食必擊鐘故文選曰擊鐘陳鼎食鼎食謂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

貂蟬盈幄

漢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又楊惲嘗曰吾家全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朱紫滿門

唐田弘正朱紫滿門榮冠當時

同日封侯

漢成帝封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榮貴絕代

同日拜官

唐郭子儀弟男七人同日拜官弟幼沖右庶子男曜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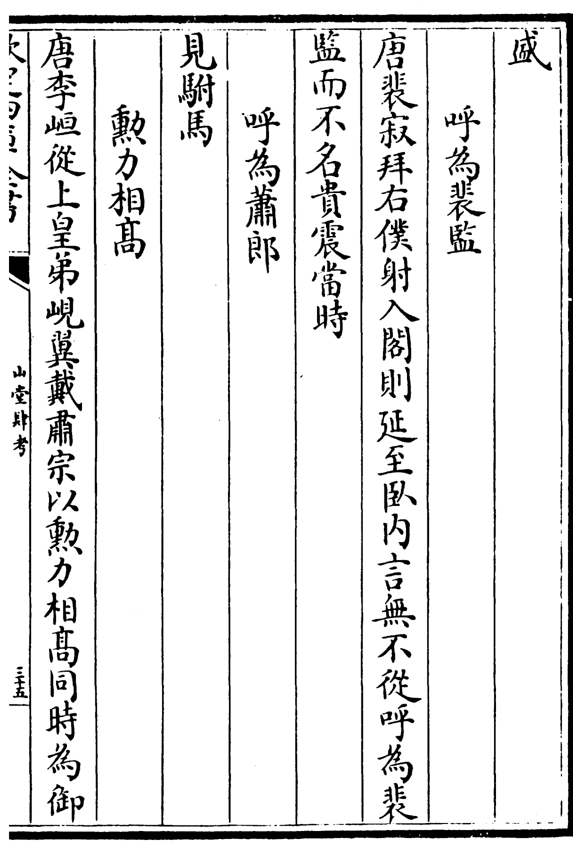
子少保晞檢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晤兵部侍郎曖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映太常丞

九列三事

漢劉寵字祖榮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二相五侯

世說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明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


盛

呼為裴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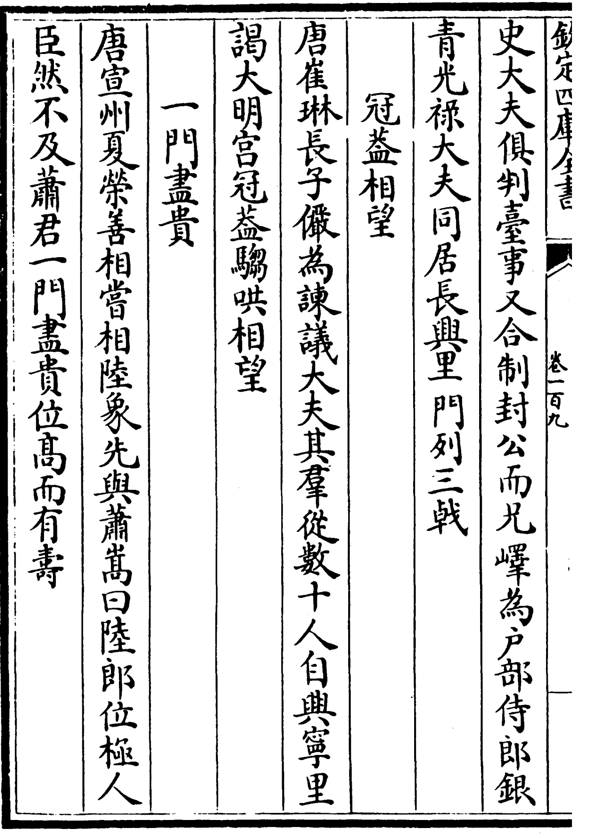
唐裴寂拜右僕射入閤則延至臥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貴震當時

呼為蕭郎

見駙馬

勲力相高

唐李峘從上皇弟峴巽戴肅宗以勲力相高同時為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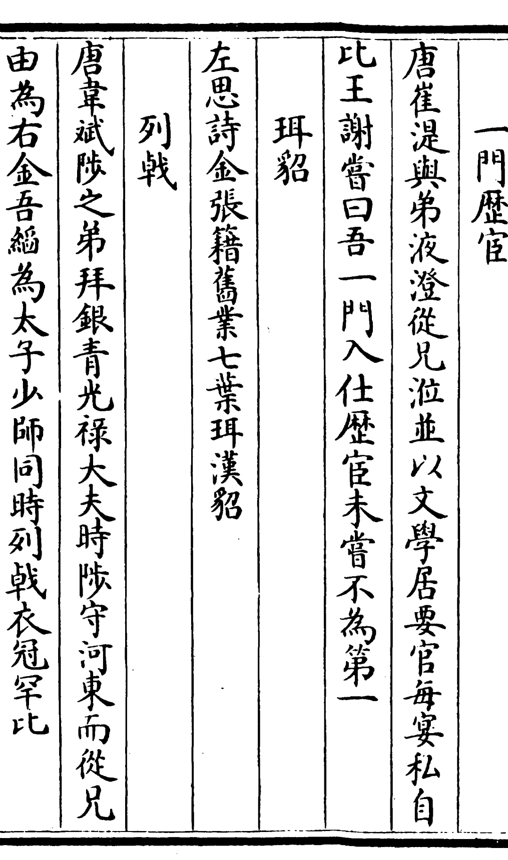
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兄嶧為户部侍郎銀青光禄大夫同居長興里門列三戟

冠蓋相望

唐崔琳長子儆為諌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宫冠蓋騶哄相望

一門盡貴

唐宣州夏榮善相嘗相陸象先與蕭嵩曰陸郎位極人臣然不及蕭君一門盡貴位高而有壽



一門歷官

唐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學居要官每宴私自比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

珥貂

左思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列戟

唐韋斌陟之弟拜銀青光祿大夫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為右金吾緇為太子少師同時列戟衣冠罕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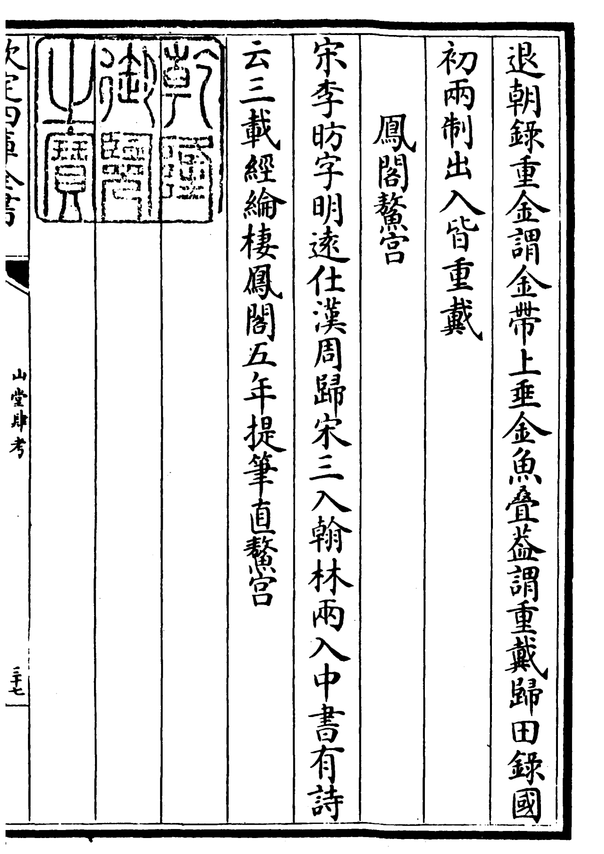
兄弟恩寵

唐唐休璟拜檢校安東都護時中宗為皇太子休璟時行進啟曰張易之兄弟恩寵過甚數入禁闥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

甥舅宦達

唐郝處俊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時鄉人彭氏田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語曰貴如郝許富如彭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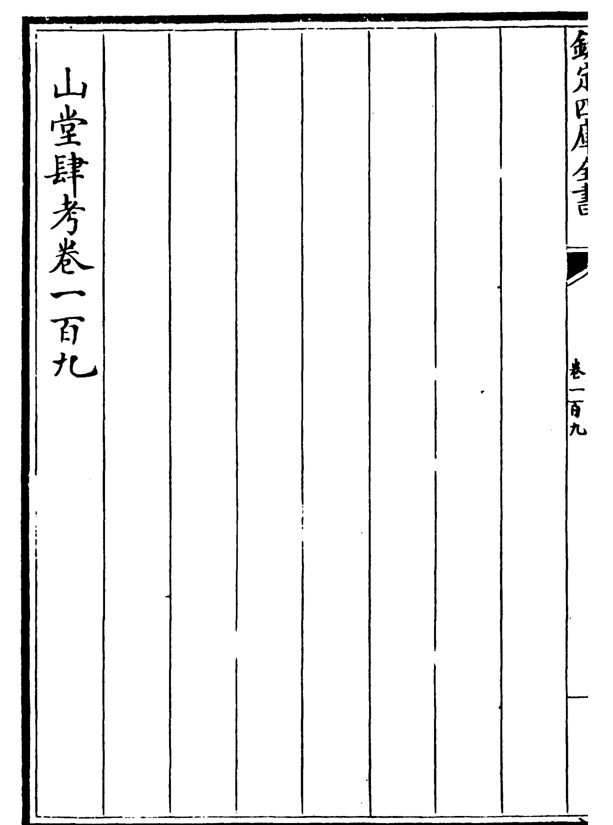
重金疊葢



退朝錄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盖謂重戴歸田錄國初兩制出入皆重戴

鳳閣鰲宫

宋李昉字明遠仕漢周歸宋三入翰林兩入中書有詩云三載經綸棲鳳閣五年提筆直鰲宫


山堂肆考卷一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薛登瀛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

明 彭大翼 撰

人品

富人

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有馬千駟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

致羊萬頭

史記貨殖傳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按注云塞斥言邊塞主斥堠卒也或曰斥開也因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橋姚人姓名

結駟連騎

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

夫子病乎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乘肥衣輕

論語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富埒卓氏

漢書程鄭山東遷虜也因冶鐵富埒卓氏卓氏卓王孫也

富過猗氏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而往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數貲擬王公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又貨殖傳猗頓用盬鹽起

陶白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更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陶為

天下之中乃治産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䟽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巨萬謂萬萬也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産猶伊尹吕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按吳王殺子胥而盛

以鴟夷令螽自以有罪故以為號也大顔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亦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或曰鴟夷韋囊也或曰生牛皮又鴟夷子皮嘗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此出韓子

石羅

成都人羅褒初貫京師為平陵石氏持錢石氏貲次如苴親信之乃厚貲遺褒令往巴蜀數年間致十餘萬褒舉半遺曲陽侯依其權勢凡貸于郡國者人莫敢負注

云如苴謂如氏苴氏皆富人也

鐵冶成業

貨殖傳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致富數千金又云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漁鹽逐利

貨殖傳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逐漁鹽之利終得其力致富數千

萬

師史久賈

貨殖傳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故師史能致七千萬注云纖儉嗇也相矜久賈言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齊秦楚趙諸國也師史人姓名

王孫遠遷

貨殖傳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

窖粟起富

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

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得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故富者數世注云獨取貴善言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貸金致富

貨殖傳吴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

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素封

貨殖傳今有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注云素空也樂與之比謂人之富者其樂與王者同也

丹穴

貨殖傳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貲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懷清臺

谷量馬牛

貨殖傳烏氏倮者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因間獻遺戎主戎主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注云烏氏縣名倮人名及衆斥賣言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

闒秤珠玉

通鑑光武以郭況爲大鴻臚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又拾遺記況庭中起高閣歷衡石于其上以秤量珠玉又懸明珠於四壁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

銅山

見賞賜

金塢

東漢董卓字仲頴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

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藏金二三萬斤銀九萬斤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知其數因號金塢

焚削契劵

東漢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計數百萬遺令焚削契劵債家慙爭往償之諸子從父勑竟不受又宋顧綽善殖家甚豐厚鄉里多負債父覬之謗出文劵一厨悉焚之綽懊惱彌日

周施親踈

東漢折像字伯式父國爲鬱林太守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財周施親踈或言之像曰吾門户殖財日久今勢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輜車千乘

史記穰侯魏冄富於王家出關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

蜀糜竺字子仲僮客萬人貲產巨富

食口數百人

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設鑊作粥濟人其啜聲聞數里

食邑一萬户

漢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一萬户然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貨富于大將

軍光

鑿井得錢

風俗通魏郡龐儉因亂失父時儉三歲母襁抱轉客廬中一日鑿井得錢千餘萬遂至巨富多置奴婢堂上宴客作樂有老蒼頭在竈下竊言曰堂上母我婦也婢以告母母問其故對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瘤母曰我翁也因抱頭而泣復為夫婦時人謠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捘瘤寄肉也

作埒編錢

世說王武子濟被責移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作埒作馬埒也

處回寶精

九國志王處回積財巨萬計蜀中罕比初在太原家甚貧有相者周玄豹指謂人曰此子寶精也他日當大富果如其言

和嶠錢癖

晉和嶠字長輿富擬王者而性至吝人謂之錢癖

朱門青樓

晉麴允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人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起青樓

名園甲館

唐郭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散籌算契

世說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契

撞杵施錢

唐黃巢亂後修宮闕有商兒王酒胡助錢三十萬貫後修安國寺上幸之爲擊十杵施錢萬緡厚公有擊至五杵者一日王酒胡乘醉入連撞百杵徑輦十萬緡寘寺而去

載金一舸

唐馮盎性豪俠入朝載金一舸自隨

堆錢百屋

唐杜牧詩崔昭生崔芸李㷳生窟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雖未即死餓凍幾欲僵

財役里閭

孔帖嚴震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數出貲助邊又馮燧後其子暢亦善殖財遂以貲甲天下晚為豪幸侵牟

富傾郡縣

貨殖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盖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奕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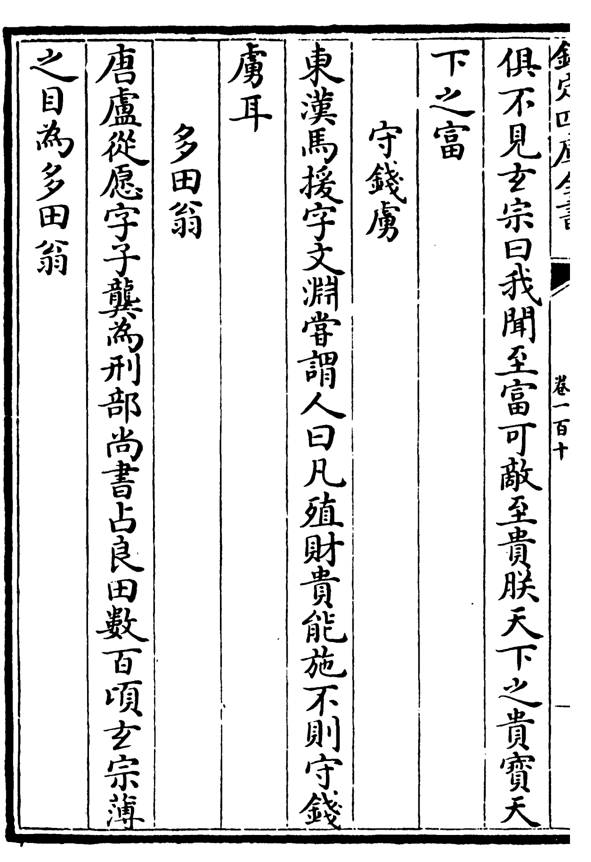
誠壹之所致

信陵下貧

史記列傳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屈于不肖唯信陵君能行之

元寶敵貴

南部新書唐王元寶人稱為富窟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有白雲横亘山間左右皆不見令急召王元寶元寶曰見一白物横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啟曰臣等



俱不見𤣥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至貴朕天下之貴實天下之富

守錢虜

東漢馬援字文淵嘗謂人曰凡殖財貴能施不則守錢虜耳

多田翁

唐盧從愿字子龔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𤣥宗薄之目為多田翁

金釵十二行

唐牛僧孺字思黯白樂天酬以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又元載字公輔多受賄賂後事敗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

錦障五十里

晉石崇字季倫無行檢在荆州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碓三千區他物稱是甞與武帝舅王愷君夫爭豪愷作紫絲布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積粟數千鍾

唐李勣字懋功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

鑄財三十爐

見丞相

慶封天殃

左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之富謂之賞淫人之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齊慶封亡分其邑與

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而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非我惡富恐失富也

李憕地癖

唐李憕善殖産自都至關口田疇彌望人謂之地癖

不載富人

王充論衡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姓氏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圏中之虎檻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不交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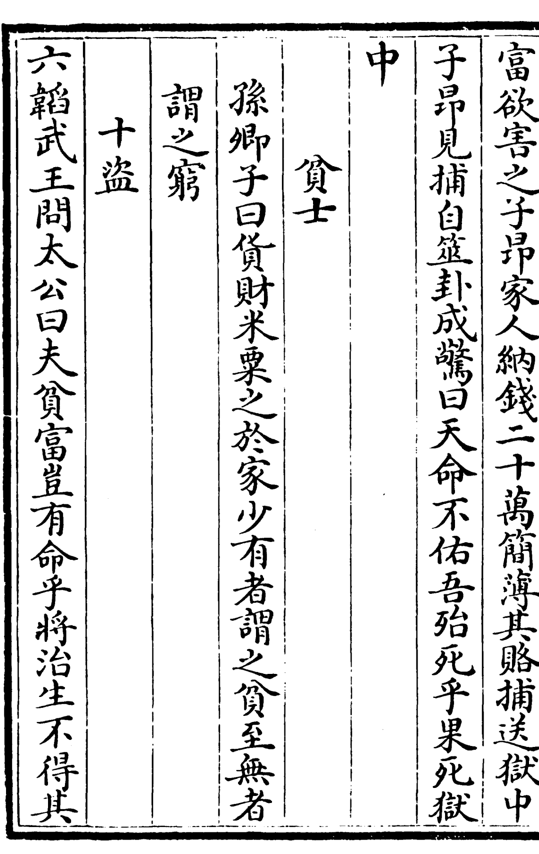
朱子語録先人嘗有雜録册子記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之累乎竟不往後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前輩立已接人之嚴如此

虞氏滅家

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財無量登髙臨大道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兩掩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乆矣我不侵犯又辱我以腐鼠必當滅之乃聚衆攻滅其家注云此見驕奢之致禍非一塗也

子昂死獄

唐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



富欲害之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簡溥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貧士

孫卿子曰貨財米粟之於家少有者謂之貧至無者謂之窮

十盜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

意也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娶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六極

晉束晳貧家賦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無原憲之厚德有斯人之下貧按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簞食瓢飲

論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糲飯菜羮

韓子迂評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飯菜羮枯魚之食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篳門圭窬

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宅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户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

諭其仕有如此者注云篳門以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窬為之門旁小户也上鋭下方狀如圭蓬户編蓬為户也甕牖牕牖圓如甕口也一説以敗甕口為牖

蓬户甕牖

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户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

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

緼袍無表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在衛緼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之狐白裘子思曰伋聞妄與如棄物於溝壑伋雖貧恐以身為溝壑故不敢當

弊履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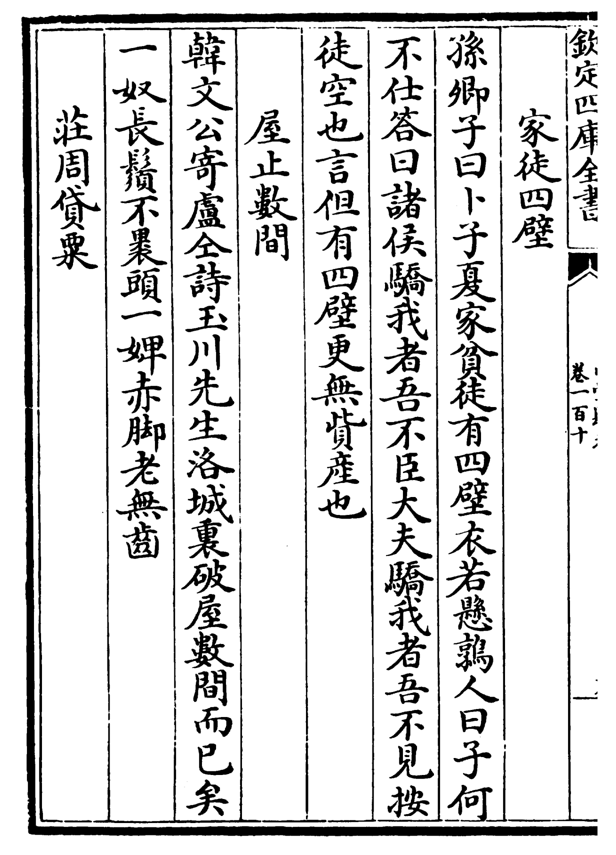
見雪

三日不火

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經日無烟

漢王襃家貧土銼經日無烟注云蜀人呼釜為銼杜詩荆扉深蔓草土銼冷無烟又第五頡字子陵倫少子也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舉烟



家徒四壁

孫卿子曰卜子夏家貧徒有四壁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答曰諸侯驕我者吾不臣大夫驕我者吾不見按徒空也言但有四壁更無貲產也

屋止數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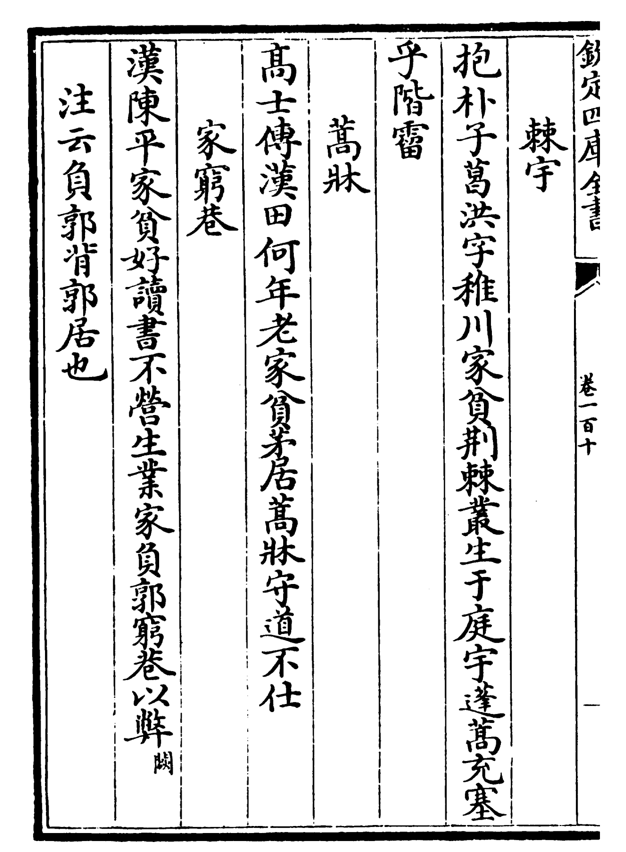
韓文公寄盧仝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莊周貸粟

莊周家貧故往貸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子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楚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即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求我於枯魚之肆

范丹絶糧

見縣令上



棘宇

抱朴子葛洪字稚川家貧荆棘叢生于庭宇蓬蒿充塞乎階霤

蒿牀

高士傳漢田何年老家貧茅居蒿牀守道不仕

家窮巷

漢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家負郭窮巷以弊闕

注云負郭背郭居也

宿白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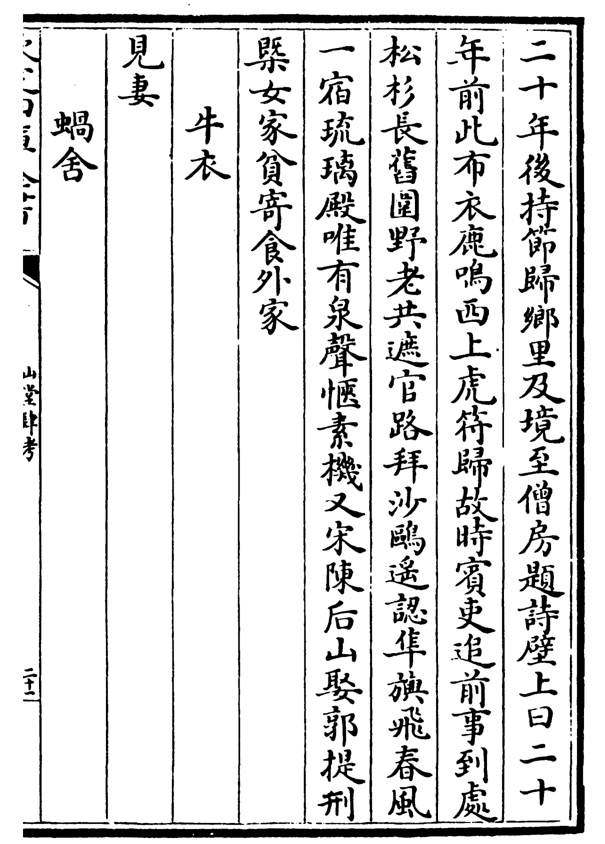
唐董威家貧常宿洛陽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繫結以為衣故白帖云業保青氊身安白社

寄食亭長

史記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

就食寺僧

唐王播字明敭貧而好學客居揚州木蘭寺寺僧叩鐘會食播每聞鐘聲即赴會衆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則飯已完矣播題詩於壁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播去後二十年得官來守是邦復至木蘭見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前塵拂面于今始得碧紗籠又監戒録唐羅珦廬陵人不事產業以至貧困常投福泉寺隨僧飯而力學不廢



二十年後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題詩壁上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吏追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遥認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唯有泉聲愜素機又宋陳后山娶郭提刑槩女家貧寄食外家

牛衣

見妻

蝸舍

魏隱士焦先字孝然家極貧不變所守築造圓舍形如蝸牛殼謂之蝸牛廬

地無立錐

見故人

家無擔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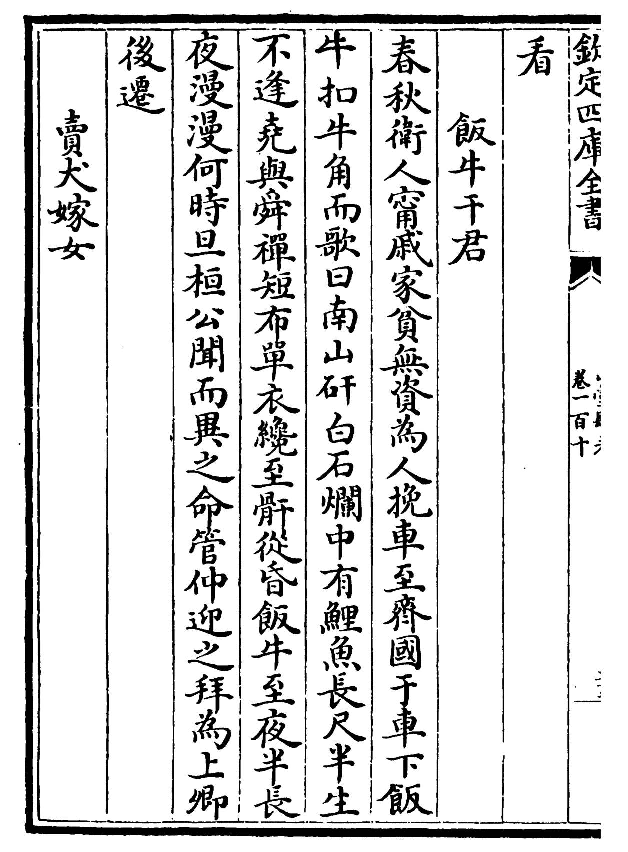
魏志華歆字子魚初為御史大夫素清貧所得禄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按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擔石斗石也蘓林云齊人名小罌為擔石

猶有一劍

史記初馮驩躡屩見齊孟甞君孟甞君置傳舍十日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且蒯緱彈其劍而歌注云蒯草名緱謂把劍之物無物爲裝但以蒯纒之也

但有一錢

晉阮孚字遥集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恐其羞澁故杜詩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



看

飯牛干君

春秋衛人甯戚家貧無資為人挽車至齊國于東下飯牛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管仲迎之拜為上卿後遷

賣犬嫁女

晉吳隱之字處默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老蒼頭牽一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按謝石字石奴安之弟

藜羹不糝

漢貢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妻子糠豆不贍藜羹不糝

薪米俱無

宋張文潛曰唐詩人多窮賈島為甚孟郊詩云種稻耕

白水負薪斫青山島詩云市中有樵山容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盖孟氏薪米自足島則薪米俱無也故曰郊寒島瘦

盖幅自障

東漢郭泰字林宗家貧游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皐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盖幅自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

東修自給

宋秦檜微時為童子師仰束修自給故有詩云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後檜後以申王致仕申屬猴也故牟隆山以為詩讖

家産不過十金

漢揚雄家産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家貲不滿千錢

唐貧半千上書自陳臣家貲不滿千錢

朱詹呑紙

義陽朱詹好學家貧日不炊嚙時吞紙以實腹寒則抱犬而卧後以學顯

段湛賣文

段湛家貧賣文為活子弟多歷顯要

織僑供食

東漢江夏劉勤家貧作僑供食甞作一僑縷斷勤置不賣勤出妻賣以糴米勤歸責妻欺取其直棄米不食

織僑易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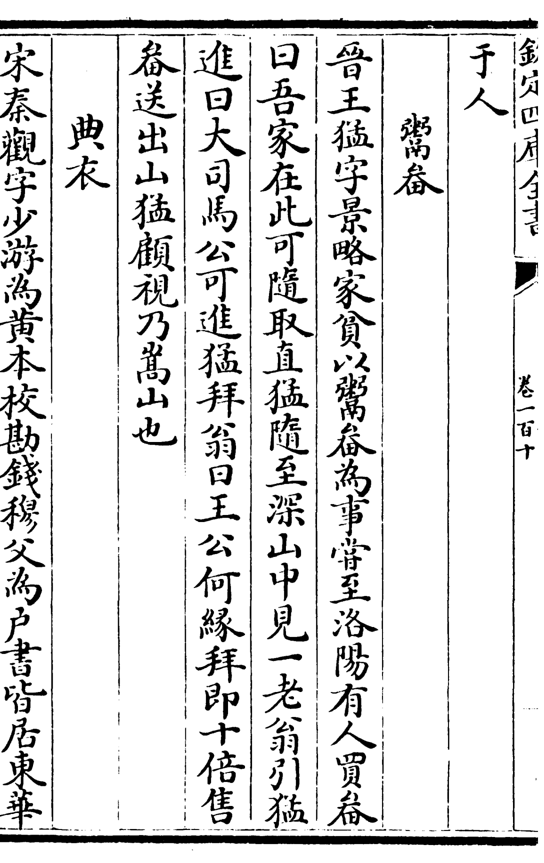
朱桃椎成都人淡泊絶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屩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至夕取去終不與人接唐初高士廉深加禮敬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直視而去

摯虞拾橡

晉摯虞流離入南山饑甚拾橡實而食

杜甫負薪

杜甫客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又衣不蓋體常寄食



于人

鬻畚

晉王猛字景略家貧以鬻畚為事嘗至洛陽有人買畚曰吾家在此可隨取直猛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引猛進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送出山猛顧視乃嵩山也

典衣

宋秦觀字少游為黄本校勘錢穆父為户書皆居東華

門少游春日遺文穆詩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春
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
二石送之

醫藥不具

唐韋表微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没弔
客咨嗟

飦粥不給

唐顏泉明杲卿子為彭州長史家素貧而居官廡相從

百口至飦粥不給無愠色按彭州即今成都府彭縣又韋貫之家貧啜豆糜以自給

天矜

候官人謝端于海上得大螺中有美女曰我天漢白水素女天矜卿貧令為君妻故唐李郢詩曰謝氏海邊逢姹女

鬼笑

南北朝宋劉伯龍為武陵太守貧窶特甚慨然將營什

一之法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困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遂止

逐貧賦

楊雄逐貧賦舍我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泛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静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

送窮文

韓退之送窮文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戾手覆羮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言語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文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

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與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
朝晦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妻子凍餒

魚豢魏略楊沛前後宰歴城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
後家無餘積築舍謂蝸牛廬日夕居止其中妻子不免
凍餒

妻子饑寒

唐盧懐慎為相清謹妻子不免饑寒

藿食草衣

後燕録魏郡王髙泰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饑食藜藋寒衣草衣

襆絮單席

謝朓常謁江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躭學不倦朓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氊與革充卧具而去

貲無千日計

唐陸龜蒙貲無千日計

帑無十日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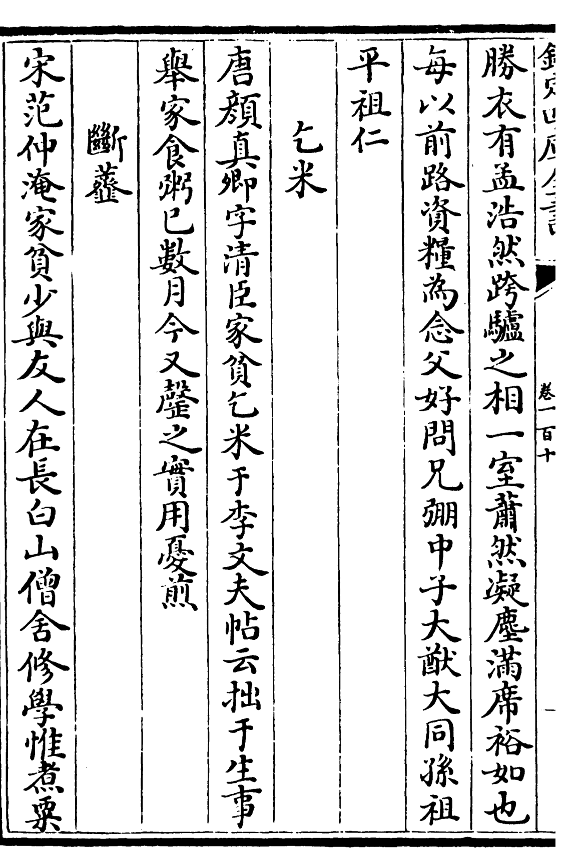
宋曹彬字國華靈壽人兩總樞密五臨藩翰所居僅庇風雨敗簷踈牖人不堪其憂而彬處之自若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升武帳止衣弋綈紵絮坐素木胡床而已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簞食屢空晏如也

一室裕如

宋呂本中字居仁平生因詩以窮耽禪而病清癯如不



勝衣有孟浩然跨驢之相一室蕭然凝塵滿席裕如也每以前路資糧為念父好問兄𤨏中子大猷大同孫祖平祖仁

乞米

唐顔真卿字清臣家貧乞米于李文夫帖云拙于生事舉家食粥已數月今又罄之實用憂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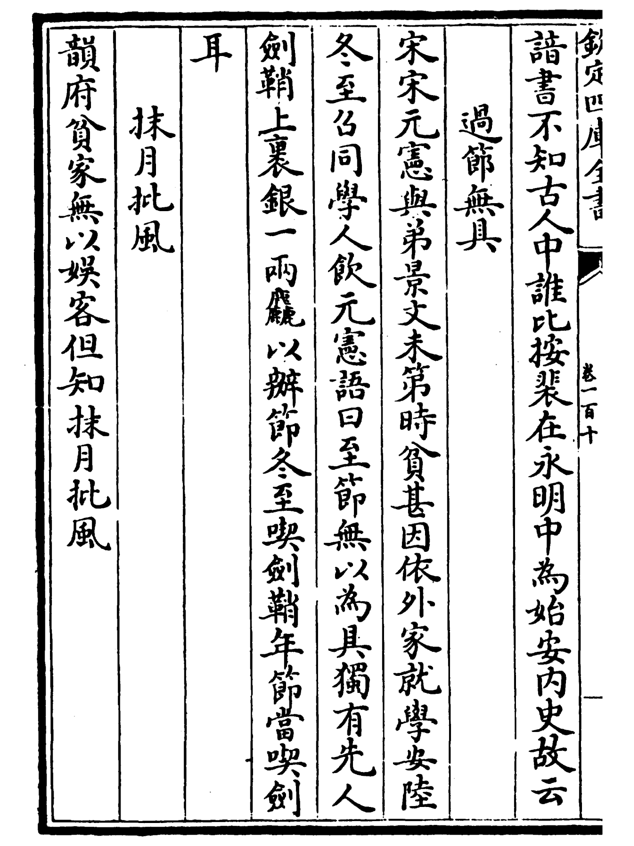
斷虀

宋范仲淹家貧少與友人在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煮粟

米二升作粥一器逮宿遂凝劃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酢汁半盂煖而啖之

還郡無資

南齊書裴昭明松之孫爲長沙郡丞罷郡歸刺史王藴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受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敢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藴字彥深景文兄子也一說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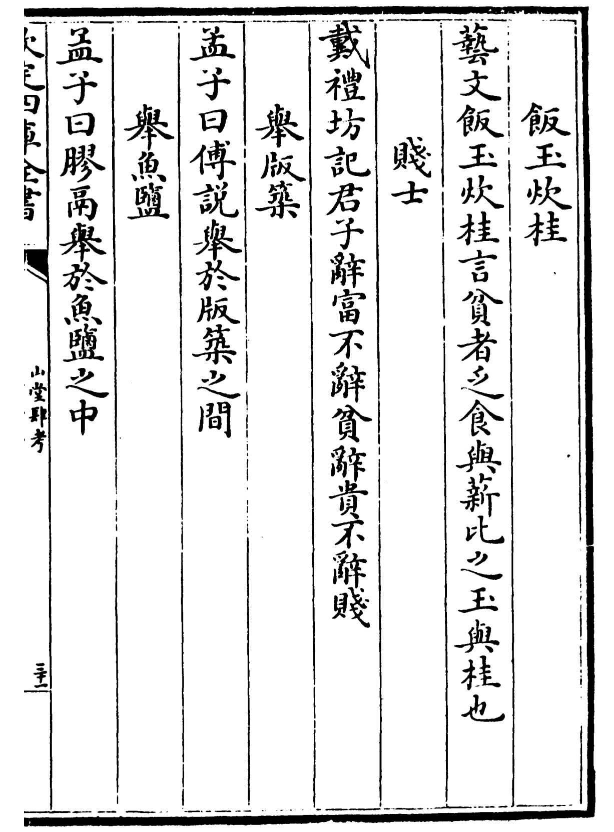
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桉裴在永明中爲始安内史故云

過節無具

宋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學人飲元憲語曰至節無以爲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一兩𣽂以辦節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劍耳

抹月批風

韻府貧家無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



飯玉炊桂

藝文飯玉炊桂言貧者之食與薪比之玉與桂也

賤士

戴禮坊記君子辭富不辭貧辭貴不辭賤

舉版築

孟子曰傅説舉於版築之間

舉魚鹽

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耕莘野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釣渭濵

藝文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濵譙周曰呂望屠牛于朝歌賣飯於孟津

媵臣

晉獻公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公及百里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爲媵奚恥之亡秦走宛

楚郊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百里奚吾之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與之與語國事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獄吏

史記丞相公孫弘菑川國薛縣人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班固曰公孫弘卜式皆以鴻漸之翼困于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安能致此位乎

吹箎乞食

史記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于吴市卒興吴國

吹簫給喪

史記絳侯周勃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以給喪事注云謂勃本以織蠶薄為生業也

屠狗

史記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後封舞陽侯

牧羊

史記大將軍衛青平陽人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遂冒姓為衛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注云平陽侯曹參曾孫為平陽夷侯也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先母謂嫡母也漢書作民母

起自閭閻

史記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按茂下蔡人事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見秦惠王使佐魏章略定漢中地至武王時蜀侯煇相壯反使茂定蜀還以為左丞相又將兵擊宜陽斬首六萬遂拔之

贖于縲絏

見義士

趙岐賣餅

東漢趙岐字邠卿為皮氏長延熹中常侍左悺兄為河

東太守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于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世忠負米

宋韓世忠字良臣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韓潑五有術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爲侮已毆之

梁鴻賃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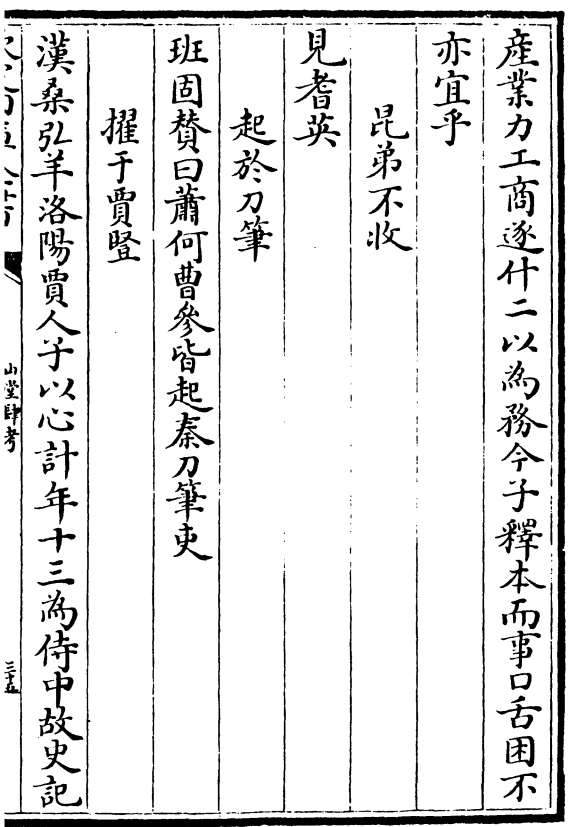
見妻舉案又漢申公白公甞衣赭舂于市

魏舒守磨

晉魏舒少遲鈍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舒亦不以介意後為司徒

兄嫂皆笑

史記蘇秦雒陽人東事師於齊而習説於鬼谷先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



產業力工商遂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昆弟不收

見者英

起於刀筆

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擢于賈豎

漢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故史記

曰卜式試于芻牧桑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

傭書

後漢崔亮字敬儒家貧傭書自業

販繒

漢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為業從高祖滅項羽封潁陰侯以迎立代王功拜太尉後代絳侯為丞相

將車

漢衛將軍舍人任安字少卿滎陽人故與田仁相善少
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
占著名數家于武功代人為求盜亭父後武帝用安為
益州刺史仁為丞相長史按將車猶言御車也求盜亭
父言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亭父即亭卒也亭
舊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
盜賊

輓輅

史記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上召入賜食已而問婁敬敬說上都關中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後封敬二十戸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注云輓牽也輅者鹿車前横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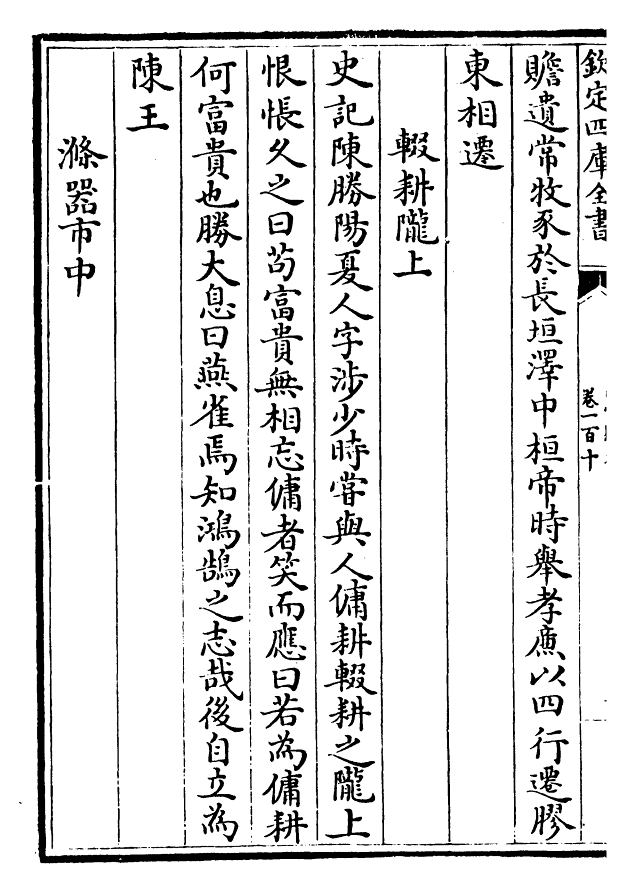
黄門養馬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漢武帝元狩中渾邪王

與休屠王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以降漢休屠王太子日磾没入官輸黄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禄大夫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後與霍光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封秺侯

長垣牧豕

東漢吴祐字季英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



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桓帝時舉孝廉以四行遷膠東相遷

輟耕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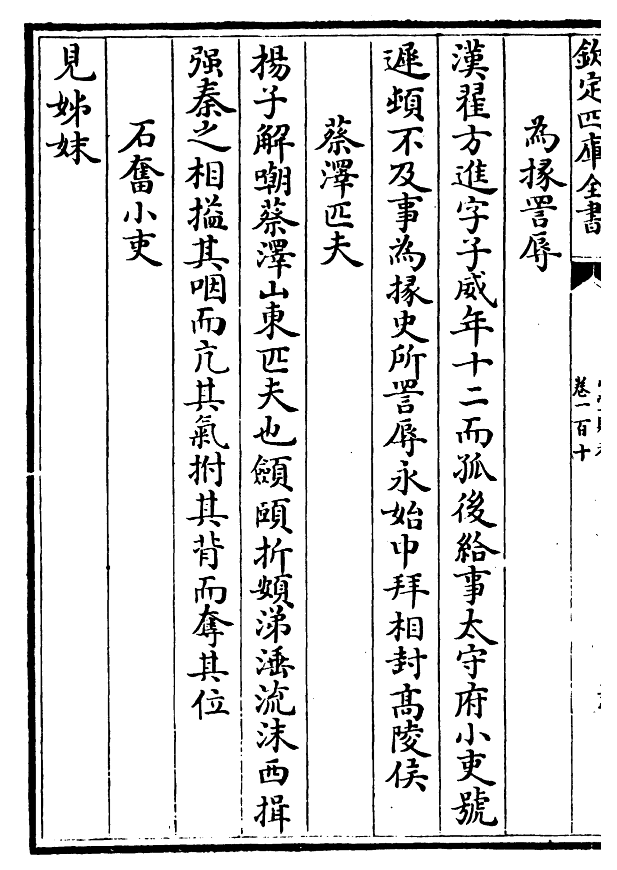
史記陳勝陽夏人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茍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大息曰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後自立為陳王

滌器市中

見女

為人略賣

史記欒布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甞與布游窮困賃傭于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于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請贖布以為梁大夫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吳楚反以軍功封俞侯



為掾詈辱

漢翟方進字子威年十二而孤後給事太守府小吏號遲頓不及事為掾史所詈辱永始中拜相封高陵侯

蔡澤匹夫

揚子解嘲蔡澤山東匹夫也頷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

石奮小吏

見姊妹

恥出寒微

唐太宗擢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少時甞為刑部令史上甞對朝廷問之玄素深以為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賛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又孫伏伽亦甞為令史及貴或廣坐中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可終羇賤

孔帖裴寂初與劉文靜友善夜見邏諜傳烽吒文靜曰

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所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羇賤乎

令奴同席

漢任安過平陽公主家主家令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劍斷席别坐

為人操舟

唐南霽雲少微賤為人操舟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